

【了如指掌·国学馆】

主编 龚鹏程

▼ 王国维 吴梅 ◎著

大师的国学课 17 词的国度



►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
大师的国学课 17：词的国度

王国维 吴 梅〇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词的国度 / 王国维, 吴梅著. —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4.1
(大师的国学课17. 了如指掌·国学馆)
ISBN 978-7-5392-7293-1

I. ①词… II. ①王… ②吴… III. ①词 (文学) —
诗词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4329号



大师的国学课 17：词的国度

DASHI DE GUOXUEKE 17: CI DE GUODU

作者：王国维 吴 梅

出 品 人：傅伟中

策 划：周建森

组稿编辑：万 哲

责任编辑：万 哲

特约编辑：杨文建

装帧设计：了如指掌创意馆

出版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
发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
社址：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

邮编：330008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：13

字数：197千字

版次：2014年1月第1版

印次：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刷：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
书号：ISBN 978-7-5392-7293-1

定价：26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电话：0791-86710427（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）

赣版权登字-02-2013-436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写在前面

“了如指掌”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。她有一个理想：力图以全球视野、中国眼光、当代立场，在古今中外的智慧宝藏中精选出一套中国公民人生必备的通识文库。鉴于“了如指掌”广泛的读者中必然有那些可以改变中国将来的年轻人，因而中国文化与传统也必然是这套文库的重中之重。于是便有了您手中的这套“大师的国学课”系列丛书。在编辑丛书的过程中，我们一直谨随钱穆先生的要求。他在其大作《国史大纲》中要求他的读者——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：

一、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（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，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。）

二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（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，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。）

三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，（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，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。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，（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。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。（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。）

四、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，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。（否则其所改进，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，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。换言之，此种改进，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，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，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。）

史不可为鉴，亦是一种温醇的爱国情意。“了如指掌”国学馆之“大师的国学课”系列正是一套向钱穆先生致敬的丛书。个中精选都是大师们不故作艰深、不执高头讲义的作品，尤其适合年轻读者阅读。我们期望通过这些作品与广大读者一道，向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致以温情的敬意。

——编者

目录



【上部】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

002 | 卷 上

032 | 卷 下

048 | 附录·人间词

【下部】词学通论 吴梅著

072 | 第一章 绪论

078 | 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

082 | 第三章 论韵

088 | 第四章 论音律

098 | 第五章 作法

103 | 第六章 概论一 唐五代

115 | 第七章 概论二 两宋

145 | 第八章 概论三 金元

166 | 第九章 概论四 明清



上 部

人间词话（王国维 著）

【译注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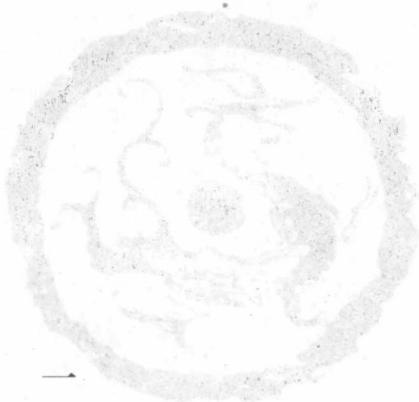
译者：王东华、吴国平

大团大圆，其意悠长之极。一出此之流，实足于中更生。良为可贵哉！
出此流，则于斯道亦复何存？余言平昔及鼎盛而记人世

【释文】

译者：王东华

卷 上

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^[1]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[注释]

[1] 格，指韵律和品味。

二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^[1]也。

[注释]

[1] 故，原因。

三

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^[1]，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^[2]，有我之境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^[3]，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^[4]，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^[5]能自树立耳。

〔注释〕

[1] 冯延巳词《鹊踏枝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。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看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

[2] 秦观词《踏莎行》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

[3] 陶渊明诗《饮酒》之五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[4] 元好问诗《颖亭留别》：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借。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。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画。”

[5] 豪杰之士，此处指写词之能者。

四

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

美，一宏壮也。

五

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。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。

六

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七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^[1]。著一“闹”字而境界全出。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^[2]。著一“弄”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[注释]

[1] 宋祁词《玉楼春》：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？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

[2] 张先词《天仙子》。“水调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省。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

八

境界（原误作“略”）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轻（当作‘斜’）”^[1]，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^[2]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^[3]，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^[4]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杜甫诗《水槛遣心二首》之一：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

[2] 杜甫诗《后出塞五首》之二：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？恐是霍嫖姚。”

[3] 秦观词《浣溪沙》：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。淡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

[4] 秦观词《踏莎行》：见第3页注释[2]。

九

严沧浪《诗话》^[1]谓：“盛唐诸公（《诗话》‘公’作‘人’），唯在兴趣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澈（‘澈’作‘彻’）玲珑，不可凑拍（‘拍’作‘泊’）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影（‘影’作‘月’）、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：北宋以前之词，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为探其本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《诗话》，即《沧浪诗话》，传为南宋人严羽所著。

十

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^[1]”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^[2]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^[3]，差^[4]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^[5]矣。

[注释]

[1] 李白词《忆秦娥》中句。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。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。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

[2] 范文正，范仲淹。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[3] 夏英公，夏竦。《喜迁莺》：“霞散绮，月垂钩，帘卷未央楼。夜凉银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瑶台树，金茎露，凤髓香盘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

[4] 差，此处是稍微（勉强）之意。

[5] 逮，及。

十一

张皋文谓：飞卿之词“深美闳约”^[1]。余谓：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。刘融斋谓：飞卿“精艳（当作‘妙’）绝人”^[2]，差近之耳。

[注释]

[1] 语出张惠言《词序选》“唐之词人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”；飞卿即温庭筠。

[2] 语出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“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

出乎绮怨”。

十二

“画屏金鹧鸪”，飞卿语也^[1]，其词品似之。“弦上黄莺语”，端已语也^[2]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“和泪试严妆”^[3]，殆^[4]近之欤？

[注释]

[1] 温庭筠词《更漏子》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

[2] 韦庄词《菩萨蛮》：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，美人和泪辞。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，绿窗人似花。”

[3] 冯延巳词《菩萨蛮》：“娇鬟堆枕叙横风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

[4] 殆，大概。

十三

南唐中主词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”^[1]，大有众芳芜秽，美人迟暮之感。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”^[2]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[注释]

[1] 中主词《浣溪沙》：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无限恨，倚阑干。”

[2] 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二十一《冯延巳传》：“元宗乐府词云：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延已有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’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‘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’延巳曰：‘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’元宗悦。”

十四

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。韦端己之词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

十五

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^[1]，可谓颠倒黑白矣。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^[2]，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^[3]。《金荃》、《浣花》，能有此气象耶？

[注释]

[1] 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：“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妆亦佳。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；端己，淡妆也；后主则粗服乱头矣。”

[2] 后主词《乌夜啼》：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留人醉。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

[3] 后主词《浪淘沙》：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
十六

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^[1]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所长处。

[注释]

[1] 赤子，指心地善良、纯洁之人；出自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十七

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，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，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
十八

尼采谓：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。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词^[1]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^[2]，后主则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^[3]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[注释]

[1] 宋徽宗词《燕山亭》（北行见杏花）：“裁翦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闲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。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新来不做。”

[2] 戚，悲伤。

[3] 担荷，扛在肩上，这里指承担。

十九

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，而堂庑特大，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，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^[1]。

[注释]

[1] 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案：《花间集》多西蜀词人，不采二主及正中词，当由道里隔绝，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，遂尔遗置也。王说非是。

二十

正中词除《鹊踏枝》、《菩萨蛮》十数阙^[1]最煊赫外，如《醉花间》之“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”^[2]，余谓：韦苏州之“流萤渡高阁”^[3]，孟襄阳之“疏雨滴梧桐”^[4]，不能过^[5]也。

[注释]

[1] 据《阳春集》记载冯延巳所作《鹊踏枝》、《菩萨蛮》词十数阙，词繁不录。

[2] 冯延巳词《醉花间》：“晴雪小园春未到，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。山川风景好，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，别离多，欢会少。”

[3] 韦应物诗《寺居独夜寄崔主簿》：“幽人寄无寐，木叶纷纷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萤渡高阁。坐使青灯晓，还伤夏衣薄。宁知岁方晏，离居更萧索。”

[4] 唐人孟浩然诗句。

[5] 过，超越。

二十一

欧九《浣溪沙》词：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，晁补之谓：只一“出”字，便后人所不能道^[1]。余谓此本于正中《上行杯》词：“柳外秋千出画墙”^[2]，但欧语尤工^[3]耳。

[注释]

[1] 欧阳修词《浣溪沙》：“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绿杨楼外出秋千。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么催拍残频传，人生何处似尊前？”

[2] 冯延巳词《上行杯》：“落梅著雨消残粉，云重烟轻寒食近。罗幕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画墙。春山颠倒钗横凤，飞絮入帘春睡重。梦里佳期，只许庭花与月知。”

[3] 工，指作诗词格律工整、讲究。

二十二

梅圣（原误作“舜”）俞《苏幕遮》词：“落尽梨花春事（当作‘又’）了。满地斜（当作‘残’）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^[1]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^[2]。余谓冯正中《玉楼春》词，“芳菲次第长相续，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。”^[3]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。

[注释]

[1] 梅尧臣词《苏幕遮》：“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萋，雨后江天晓。独有庾郎年最少。窣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记归期早。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”

[2] 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引此词云：“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。”

[3] 《尊前集》记载为冯延巳所作。

二十三

人知和靖《点绛唇》^[1]、圣（原误作“舜”）俞《苏幕遮》、永叔《少年游》（原脱“游”）三阙，为咏春草绝调^[2]。不知先有正中“细雨湿流光”五字^[3]，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。

[注释]

[1] 林逋词《点绛唇》：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？馀花落处，满地和烟雨。又是离愁。一阙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，南北东西路。”

[2] 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：“梅圣俞在欧阳公坐，有以林逋《草词》‘金谷年年，乱生青草’（按：《绝妙词选》、《草堂诗餘》等书，“青草”均作“春色”）谁为主’为美者。梅圣俞别为《苏幕遮》一阙，欧公击节赏之。又自为一词云：‘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忆王孙。’盖《少年游》令也。不惟前二公所不及，虽求诸唐人温、李集中，殆与之为一矣。今集不载此一篇，惜哉！”

[3] 冯延巳词《南乡子》：“细雨湿流光，芳草年年与恨长。烟锁凤楼无限事，茫茫。鸾镜鶯衾两断肠。魂梦任悠扬，睡起杨花满绣床。薄幸不来门半掩，斜阳。负你残春泪几行。”

二十四

《诗·蒹葭》一篇^[1]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^[2]，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一悲壮耳。

[注释]

[1] 诗蒹葭，即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。

[2] 晏殊词《蝶恋花》：“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